

自鑑

章鴻釗著

我初讀愛存這部書，正值張丁科立論戰戰得最酣暢的時候。愛存是一位造詣極深的自然科學家；我雖不懂自然科學，但向來也好用科學方法做學問，所以非科學的論調，我們當然不敢贊同。雖然，強把科立分爲二，認爲絕不相容，且要把立學排斥到人類智識以外，那麼我們也不能不提出抗議了。人類的智識慾，曾無滿足之時，進一步又想進一步。進步的程序怎麼樣呢？我們的智識，其初不過斷片的，東一鱗西一爪。我們不能滿足於這種狀態，於是把許多鱗爪分類綜合起來，從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相關係之間，求出共通的法則，是之謂科學。拿常識的眼光來看科學，許多地方不是已經「立之又立」嗎？科學規定事物和事物間的關係，是先以一切事物，已經存在爲前提。事物是否存在，怎樣的會存在？我們爲什麼能知道他存在……這些問題，科學家只能安放在常識的假定之上，還他個「存而不論」。夫專門研究一科之學，其態度只能如此，且應該如此，這是我們所絕對承認的。然而人類的智識慾，決不能以此自甘；而真理最高的源泉，亦不能不更求諸向上一步。愛存這書所講「無的境界」和「變的境界」，正是要

把狹義的科學家所存而不論者「論」他一番。所論對不對，另一問題。愛存自己已經明白說道：「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思想錄，誰也不能證明誰的對不對」了。但我以為：雖然誰也不敢說自己的話一定對，然而誰也應該從這向上一去研究以求其漸近於「對」。愛存這部自鑑，最少也能使人認識這種研究之必要；他自己研究所得的結果，最少也算在古今中外這種研究裏頭加上他的努力而添一種光彩。我以為自鑑的價值就在這上頭了。

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梁啓超

自敘

這是我的一部自由思想錄，我並不知道我的話是對不對。我想別人也一定各有一部自由思想錄，所以別人還是不能證明我的話是對不對。我不過隨便想想，隨便寫寫罷了。

我們最切近的最主要的，就是一個人類的問題。人類要做什麼，但問他生來的時候負著何種責任。人類可以做什麼，但問他生來的時候帶得何種精神。人類和別種動物有沒有分別，但問他負著的責任，帶著的精神，和別種動物有沒有分別。人類將固有的精神和責任融成一片，結晶起來，這就是一個人類的真面目。除却這個，人類便是形質的，便是無意義的，也不值得研究了。

爲什麼要作自鑑，就是要我們認識自己的真面目。墨子說：「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非攻中篇「鏡於人」便是人「自鑑」了。我們不單是要「鏡於人」，還要「鏡於人的精神」。莊子說：「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篇「聖人之心」就是精神，天地萬物都可去鑑，何

况「自鑑」

人類只是一個單位、橫裏分不開的、真裏截不斷的。「自鑑」的意思就是要從全體去體認、不是單從一部去體認、還要反身將全體放在性靈化的明鏡裏去體認、不是單放在形質化的肉眼裏去體認、淮南子說、「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齊俗篇訓

「自鑑」不是「窺面於盤」或「於杯」、直是窺面於面、又不是「世之所自窺我者」、直是我自窺我。今若說某國強、某國弱、某人種優、某人種劣、這是從人類的一部去體認、不是從全體去體認、正和「窺面於盤」或「於杯」一樣、還是「世之所自窺我者」、不是我自窺我。這不算是人類的問題、也自然不是這部自鑑的問題。又若單照成敗的事實看去、人類好比一個最後的勝利者、便認人類在生物界裏是最強的、又是最優的、這只是從形質上去體認人類、不是從性靈上去體認人類、仍和「窺面於盤」或「於杯」一樣、也還是「世之所自窺我者」、不是我自窺我。這也不算是人類的究竟問題、也自然不是這部自鑑的究竟問題。

自鑑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就是人類在這個大世界裏負著何種責任，帶著何種精神，從前是怎樣來的，將來又應當怎樣去的，這是本著要解答的一個問題。但是能不能解答，解答的是對不對，這還是本著不能解答的問題，所以只說這是我的一部自由思想錄。我作自鑑的時候，只管把我的思想寫出來，所以思想是自由的了。但還有一種我的期望，常常和我的思想站着反對的地位，就是我的思想要我作自鑑，我的期望却不要我作自鑑。莊子也曾說過的，「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則陽篇莊子說的性，就是真面目，人都有了性，便都有了真面目。人就是鑑，鑑只是人，只知是人，不知是鑑，更何必要自鑑。所以我的期望，是不要我作自鑑的。

民國十一年四月三日鴻釗自叙

目錄

梁序

自叙

第一章

人類的定義

人類和物界的定義 人類科學的一個單位 三層上困難

精神的趨勢 人類一種先天的根柢 會動機的起伏 精神和形質是一件東西 提高精神活動的機會 一八

第二章

人類的知識

知識和真理 人類的不是真理的眞知的已

境界的忘字訣和佛氏的境界 無字訣的境界 一元論和多元論 主觀的變植物莊的忘字訣和佛氏的境界 無字訣的境界 一元論和多元論 主觀的變植物識給我們的一線光明 科學不是求真理的正路 追加的條件 九——三四知

第三章

人類的能力

能力是什麼 超形質的能力和知識 可以吸收和造化

能力可以變化的方面 發展的人類的程度 和果使用器械的結果和效力 便是德

的欲利主義 政治現狀 無窮級數 人類和別種分子的教育的比較 社會現狀 一個人格 一個恐怖

第四章

人類的天性

論孔子三重性說 善惡兩字的性道說 孟子告子等

三五—五六

是說荀子性惡說 爭奪的因果意 爭奪性的分析 生存競爭的啟示

五七—七二

第五章

人類的道德

人類是道德的科學的所有物的正學問和正理求

道德的路徑 專制的自然道統 孔子的教條 一個自然的誠字 主義 墨家 孔子

老教訓的影響 墨子說的肉食志 不是自然界的根本的普遍的教義 精

神的天擇律與形質的天擇律 穆罕默德和道德環境的影響 愛耶

子和愛力 最後的希死 一個普遍的愛人主義 人類天經地義 七三—一二二

第六章

人類的始末

耶教的上帝創造說的進化論和達爾文

論的意義 天均律和天擇律 易的意義 莊子的自化論 孔子和墨子的進化
 的差別 天均律和天擇律 易的意義 莊子的自化論 孔子和墨子的進化
 命研究 內性的動機 對於東西學的評價 內幾說和物種的變極
 遷和死生合羣 兩個假定和文字方面沒有試驗法 生人的動責
 人類的合羣性 語言和文字方面沒有試驗法 生人的動責
 任慈和的使命和進一個新陳代謝的公區別 我的種族變化觀
 螺化論 螺化論和進一個新陳代謝的公區別 我的種族變化觀
 結果 自鑑的唯一的

一三——一六一

自鑑

吳興章鴻釗

第一章 人類的定義

人類和物界
科學的定義

人類是一個單位
歷史上精神的趨勢

三層困難
人類一種先天的根柢
理想的定義

動機的起伏
件東西
提高精神活動的機會

列子這部書近人都說是後人假託的我也不是因為列子的書所以去引他只因爲這幾句話才去引他的下文引的都是這個意思。天瑞篇說「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這幾句話現在漸漸的有承認的趨勢。因爲物的真正本質本相，無論用何種科學方法，還是不能認識，可以認識的，只是物質世界中間相互的關係。照這樣說，我們要離開一切物界，單獨提出一個人類來討論，却覺得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了。淮南子原道訓說「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矣。又焉有不得容其閒者乎？」原來「吾與天下」只能「相有」，不能私有，只能有「容其閒」的我，不能有獨立的我。那末人類爲什麼又會嶄然的露出頭角來呢？這就因爲他對於物界，自有一種相當的不能不擔負的營作。我們只要從這種營作去替

他做一個圓滿的解釋，這就是人類的定義。譬如一個人，要是完全沒有利社會接觸，既不做事也沒講話，簡直絲毫沒有表見，他的性質才能都是看不見的，他的容貌又時常要變的那又如何知道他是個什麼人呢？待他對於社會做了事業，或者寫了著作等等出來，直到他一生營作完了，我們纔得把這個人來論定。要論定人類全體，也正像論定一個人一樣，不過比較的更複雜，更難下手罷了。

有人問道：「我們是什麼？」他人便答道：「我們是人。」我想無論何人，除却問的是猴子或是猩猩，總沒有第二個解答。我們便知道除却猴子和猩猩，凡可以加上這個解答的，都是我們的同類。這便叫做人類。所以討論人類的問題，要取賅括的意義，不能取分別的意義。若說甲是怎樣，乙是怎樣，或說甲人種是怎樣，乙人種是怎樣，這都不是本題的完全解答。同是人類，只是一個單位，不能看作兩樣。這是本題中一個主要意義。

人類果然是個單位，要從這個單位下一個定義，却有三層困難。第一層，人類對自己下的定義，完全是一種主觀，不能免除偏設的見解。第二層，人類和物界不能完全溝通，能不能認識宇宙中間人類占得的地位。第三層，人類著手的事業，現在都不是完成的，

似還沒有達到可以論定的地步。

從前早有人說，「人爲萬物之靈。」這是將人類去和萬物比較，人類是最靈的意思。但是我們能不能認識萬物裏面的程度，萬物又能不能承認我們主觀的認識。這種疑問，還沒有得到可以解決的機會。平情一想，人類最喜歡抬高自己，萬物也何嘗不是這樣。「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這種長短是非，實在沒有一種共通的標準。我們要和萬物去作比較，便陷入第一層的困難。要抬高人類放在萬物的頂上，更陷入第二層的困難。人類不想去比萬物，便想去比天地。漢朝司馬相如說，「勤思乎參天貳地。」許慎說文太字下說，「天大地大人亦大，象人形。」這正是人類自大的表示。古人最高的標的，就是「希天。」天字也寫作一個人形，正寓天人合一的意思。這種理想，不算不高遠了。但是天的標準是怎樣的。人類是不是已經完成了這個理想，若還沒有，又不免陷入第三層的困難。從前的解釋，大都還沒有充分鞏固的基礎，只可算一種理想的定義。

要是根據科學來下定義，人類不過地球史上輓近發生的一種圓顙方趾的動物。這話

好像是切實一點。但是我們能不能滿意的承認這個科學的定義。要是都滿意了，又能不能表示人類的真正價值。譬如別的哺乳動物，指趾都是並生的，人類的拇指是對生的，所以使用更便利了。但是我們不能單問他使用怎樣便利，還要問拇指的對生是怎樣理由。猿猴的拇指也是對生的，但是使用上沒有人類那樣進步。我們也不能單問人猿使用拇指怎樣區別，還要問使用的區別是怎樣理由，這種理由又是從何而生。這都是科學上不能完全解答的。所以凡是具有理想的人，一定不肯承認人類的一切問題，都憑著科學去解決，因為現在的科學只能研究到人類後天的構造和動作，還不能分析到人類先天的根源。不知道根源，又如何去解決呢。

理想的定義，似乎沒有根據，科學的定義，又嫌沒有精神。我們只有從人類精神化的歷史上去考察他發展的趨勢，才得獲著論斷的基礎。這不單是現在已經達到的，便令將來也還不能脫出這條精神所向的軌道。從歷史上看來，最初只有家族的關係，後來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邦國，一國和他國交通往來，又有一種國際的關係了。人類的社會，從前不過幾個小團體，後來組織越複雜，範圍越廣大，常常變遷，常常改革，研究社會

的方法，也復層出不窮了。從前的教育，最帶階級的色彩，除却天潢華胄仕宦人家，還有什麼讀書種子。現在便漸漸的推到平民，造成一種普及的義務的形式了。這都是證明人類的精神有一種繼續擴張的趨勢。當初人類的的生活，不過「茹毛吮血」、「逐水草而居」，描寫一種游牧的狀態，後來便漸漸的從事耕織，從事工商了。日常用的，最初不過粗製的石器，後來得了礦冶的方法，才有銅器，又後來便有鐵器了。還能運用心思，發明種種科學和種種藝術，造成物質的文明。又有力爭上游的哲學，常常去體會宇宙，觀察人生，啓示我們一種最高的最後的標的。這又是證明人類的精神有一種繼續增高的趨勢。其實所謂擴張，所謂增高，都不過觀察上一種相對的名詞。扼要的一句話，人類只是一步步的踏到做人的軌道上去。

人類既有一定的軌道，上述的那種趨勢，在歷史上是這樣，在將來也一定還是這樣。不過這也不是完全沒有先天的根柢，單憑環境的變遷，處處去求適應，便會發展到這樣地步的。要是先天裏沒有一種相當根柢，任憑環境如何變改，總不能同在一種環境底下，單讓人類有這樣精神的發展。像梓楠桐柏，果然是拔地參天，不愧棟梁之選。但不是

任意播幾顆種子，都可以得梓楠桐柏的。又像螺殼的紋，始極簡單，後來便漸漸的複雜。這也不過發展的次序，不是因為環境的關係，才有這樣變化的。人類發展的趨勢，也一定先有一種可以發展的根柢，並且活潑潑地的孕着一種深遠的動機，才得一步一步的發展。詩經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就是人類所以得生的一種常理，順着發展出來，便是「懿德」了。

人類的發展，也不是一直綫的。從歷史上看來，便有建設和破壞兩個方面，大有孟子說的「一治一亂」的光景。其實建設和破壞，只是動機的起伏，沒有起伏，動機便停止，人類又如何發展呢？易繫辭傳說，「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人類之「一治一亂」，好像乾坤之「一闢一闔」，這都不外一種動機的作用。人類必先儲蓄一種動機，才得隨著去發展。我們要認識人類的真正價值，只要體會到從深遠的動機裏發展出來的精神上的趨勢，並且認定這種趨勢，在將來人類的歷史上，還是繼續的發展。老子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爲道紀。」這是說「道紀」是繼續的，從前是這樣，將來也應當還是這樣。所以我們要比較的有些基礎，有些價值，去替人類下一個定義，只

得把一部人類精神的歷史來作根據，再推開一層去觀察，便要照下說去。

人類是在物界的互相關係裏邊受著一種先天的深遠的動機，循着一定的軌道，不斷的在精神上表示一種擴張的增高的趨勢，不到完全混一，完全平等，又完全高至本能的水平界綫，便永遠是活動的一種高等理性物。

這個定義，好像單是置重精神，把形質拋在一邊了。其實精神和形質，是拆不開的一件東西，要是分開來講，只覺得單是一面，不是全體。並且形質常常要變的，現在計算的數量，算不得一個數學的常數。譬如歷史上的文明，從形質上看去，早已化作烏有了，從精神上看去，才得認出一點趨勢來。現世界的物質文明，留得多少數量，現在還不能評定，要待將來從精神上去計算。不過一般人總想把眼前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分個清楚，所以形質和精神，常常遇著一種不可解的衝突，好像數學上的反比例一樣。這因為一切形質，都是跟著精神去轉移的，莊子說的「消息滿虛，一晦一明」就是這種道理。單從形質上去努力，人類高尚的精神，便要退到相反的犧牲的地位，世界破壞的事業，也就一天一天的增多了。但是人類精神的活動，並不因此停止，破壞正劇烈的時候，便是

提高精神活動的機會。精神受著逆擊，才得迎著動機，努力向前去活動，所以破壞是精神的良友，不是精神的死敵。易繫辭傳說：「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又說：「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既然「物不可以終盡」，便知道有剝復鼎革往來不窮的道理。不過先天的動機，也未必不像物理上的彈性一樣，要是屈折超過了固有的限度，雖還是「物不終盡」，在物界中間的人類，却有最大的危險。譬如個人的壽命，本來不是相差很遠的，斷喪過甚，或是遇著兵戈水旱疫癘，便有中道夭亡的了。所以能不能「復」，能不能「革」，又能不能早「復」，早「革」，只看人類能不能迎著動機，努力提高精神，向着做人的軌道上去活動。這是物界裏邊人類所負的一種最大的責任。